

# 恩 光

期一十五第

月六月五年一八九一

「望盼的耀榮有了成裏心們你在督基」

—— (節 27 章一西羅歌) ——



# 信心與恩典的階梯

羅炳森師母

—默想以弗所書三章14—21節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從祂得名）求祂按着祂豐盛的榮耀……」

我們暫且停在這裏，保羅正爲一些事情禱告——是神的兒女應該擁有的。可是在我們步上這個奇妙的信心階梯——正如下面幾節經文所提到的——以達它卓絕的最頂峯之前，讓我們先來思想——「按着」——按着什麼呢？按着微小的能力嗎？按着微小的恩典嗎？不！乃是「按着祂豐盛的榮耀」！請注意，是祂的豐盛，祂的豐盛！在本章第八節，保羅曾使用了一個特別的形容詞：「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意思就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是不能述說的，哦，我們這狹小的心智！我們這貧乏的字彙！你願否停下來一會兒，真誠地向神舉起你的心，就是現在——求祂除去天然的幔子，因此祂能藉祂的靈啟示我們，叫我們對神的豐盛得着一點概念。

你禱告過了嗎？那麼讓我們來窺視永生的事，那是從地上開始的。永生既是先

在我們裏面起始（約十七：3），我們也就起始握持了 神的豐盛：赦罪、救恩、潔淨——是無法估量，也無法述說的！生命改變了，純淨了——老舊、污穢的廢物被丟置一旁！而親愛的，你開始——才剛開始——去認識祂；就是那位超越一切的——耶穌自己。我們才剛起始我們的尋求。聖靈，就是賜給那等候着的教會，和那預備着自己的新婦的偉大恩賜，要開啟那通往榮耀的門；也就是說，永生在地上起始了，但它將終止於何處呢？

保羅又告訴我們：「神爲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二：9）天然的人、天然的心智、肉體的幔子在此起始失去它的支配力，而屬靈的人——帶着屬靈的眼睛、屬靈的耳朵和屬靈的心，開始越過人必朽壞的轄制而得看見。「神深奧的事」（林前二：10）隱藏着，直到聖靈帶着權能將 神的話解明了，我們才得明白。 神的事在屬血氣的人看來，是愚拙的。 神知道這種情形，所以祂作了妥善的預備，基督升天之後，「就把你們所看見的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徒二：33），聖靈要成爲那些軟弱男女的能力裝備。

我們去查考聖經，就會發現對每一個信徒， 神的次序是悔改、然後受浸——而緊跟着的就是聖靈的浸。啊！教會是如此的失去這必要的能力。這「身體」上只有極少部份的肢體領受了聖靈的澆灌，而其中一大部份還許多年活在基督的奧秘之外

，對於「深奧的事」如同眼睛耳聾一般，直到他們領悟到 神早爲他們預備好的是何等的豐盛。聖靈的果子和恩賜、隱藏之奧秘的開啟、神聖超自然能力的觸摸、抵擋那惡者超自然能力所需的分辨力與能力，大多數自稱是基督徒的人，對這一切只有一個含糊的理解，而對這些事的認識乃被視爲 神特別的恩典和顯現，是那些所謂「蒙揀選的器皿」的特權。

是什麼攔阻了我們這些平常人享受這一切特權呢？豈不是我們不能接受，或無知，或者在我們開始基督徒生活時，沒有讓聖靈真實地工作，以致我們缺少奉獻和降服麼？「因爲聖靈參透萬事，就是 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林前二：10）

即使我們除去了這些攔阻，也只不過碰到永生的這一端。的豐富罷了；只有當我們以 神的年代，用永生的偉大量尺，在一瞬間、眨眼的工夫裏，略略透視我們短促貧乏的生命時，我們才能完全信服，知道我們必須在「 神在永世裏所能爲我們成就的，和所將爲我們成就的一切」的亮光中，來衡量今天在地上 神所能爲我們成就的一切。

實在值得我們停這一會兒來思想這些事是不？而保羅稱它們是「測不透的豐富」，並不奇怪吧！

既是如此，就讓我們將這樣的思想存在心裏，用一個禱告的心來攀登這恩典的階梯，理所當然地索要我們這無可比的產業罷！

「求祂按着祂豐盛的榮耀」接下去最首先的是什麼呢？——「藉着祂的靈，叫你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弗三：16）

藉着什麼呢？不是學問嗎？不是本領嗎？不！乃是藉着祂的靈，藉着神自己的大能。

是的，主，按着祢豐盛的榮耀，作工在我裏面——就是這可憐、脆弱，不足以勝過試探和黑暗勢力，也無法爲耶穌傳遞信息來挽回一個靈魂的器皿。

哦，我可憐、掙扎的肉體啊！這屬血氣的人努力着去服事耶穌要到幾時呢？他是如何地嘗試着、嘗試着，要去遵行 神的旨意，要照祂的話生活啊！

哦，我的父，但我所得着的不過是更認識我的軟弱罷了，這是藉着許多失敗而得來的認識；然而每次在耶穌裏的微小得勝，却是當我那遲鈍的信心，因着倚靠祂，偶而得着奮興時才成就的。

可是現在，現在，藉着祢的靈叫這裏面的人（「心裏的力量」原文作「裏面的人」），就是這軟弱、搖擺不定、彷彿被暴風飄來盪去的心，能夠剛強起來；用祢的權能剛強它，讓它安靜下來，使我能脫離魂生命，不再隨從肉體而行，乃學習隨從聖靈而行。

接下去——「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

何等奇妙的應許！ 神何等奇妙的計劃！沒有人能了解，可是哦，已經有許許

多多人清清楚楚地經驗了！但當我們想到這是爲每一個生在神國度裏的孩子所預備的特權時，那些真正得着的人又是何等地少！

請留意這經常被忽視的事：基督的內住乃是比聖靈在我們生命裏的工作更上一層的經驗。保羅禱告說：「藉着祂的靈，叫你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這叫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的權能，乃是爲着一個目的——爲着能踏上進入神的豐富的另一個進階——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

軟弱無力的信徒啊！你告訴自己，你有這樣的經驗，你知道你會擁有一些甘甜的時刻與耶穌聯結，那是何等愉快的交通。但你又如何面對那些陰冷死沉的時刻，那些你的禱告未上達於天的時候，還有那些你爲耶穌作見證的話缺乏能力的情況呢？耶穌正盡祂所能的要更豐富地臨到我們；每一個時刻順從聖靈，都會甦醒我們，叫我們更認識祂。

但聖靈的職事乃是啟示基督，一方面藉着將你從屬血氣改變成屬靈來向你啟示，一方面則藉着你向這將亡的世界啟示。你有否這種不間斷的聯結——你在祂裏面，祂也在你裏面——就是你的心靈所戀慕懷想的？祂是否住在你裏面？

然後你必立刻踏上一階梯——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請在此停下來，直到你再一次仔細地讀哥林多前書十三章——那酷似基督之愛的卓越描述，要帶着禱告的心逐句精讀它。在那莊嚴華美的圖畫之前，我們的心何等戰慄退縮！我們感覺到

自己是何等充滿了血氣！我們距離理想的人是何等遙遠！

爲何基督不能藉你而彰顯？爲何你的話缺乏能力？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却没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林前十三：1）

哦，我的父啊，但願聖靈實在來作工，使基督因我的信能住在我心裏，我自己成爲祂居住的所在，好叫我的「愛心有根有基」，而「能以和衆聖徒一同明白其長濶高深（譯註：在原文裏，這『長濶高深』並非單指基督的愛說的），並知道這愛（基督的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

在這兒，人的話不夠用了。對我來說，除了那浩瀚之永世的幔子偶而被揭開的莊嚴、深沈之一刻，沒有別的能述說它。求神幫助你抓住這個！閉上你的眼睛，沈入祂裏面；求神賜下屬靈的眼光，能以看見那無法量度的高，不可測度的深，以及沒有窮盡的濶與長——從永遠到永遠，彷彿那無邊無際、深邃無底的海洋。在你的禱告中等候在神面前，直到這件事進入你的心靈裏。如果我們能夠安靜下來，直到神將祂無限的思想傾注在我們裏面而成爲我們的思想，這是多麼美好的事啊！

現在讓我們再接下去——好叫我們能知道這沒有窮盡、無以衡量、過於人所能測度的愛——哦，親愛的啊，你能否抓住它？它已向妳開啟了嗎？一點也不！你那有限



的心思所能體會的，不過是這無限之空間的一個小角落，或是這愛的海洋之一滴罷了！

「過於人所能測度的」——我們所能擁有的最上好的指望，並非能抓住它、明白它，而是它要來握住我們、環繞我們，直到我們消失、浸沐、埋入祂的同在中；是的，它的確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

也許有人覺得保羅已經帶我們到達一個合適的頂點，已經夠我們追求直到永遠了！但是不，聖靈現在仍在開啟這測不透的豐富，這一切乃是要成全我們，以達那最高峯：「便叫 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

親愛的讀者啊，我的筆豈敢嘗試表達這樣的思想呢？這樣的思想豈不更當由聖靈自己來作工在你心裏麼？當你再一次閉上眼睛，安靜你的心思，在驚奇、敬畏和讚美中舉起你的心時；當你祈求一個屬靈的悟性，要明白當 神藉着聖靈引領祂的僕人寫下這偉大無限的思想，祂是存着何等的心思時，聖靈就要作工在你心靈裏了。

現在，你願否再次來咀嚼這段經文，並祈求 神真實地帶你到一個地步，使你

能越過目前的經驗，而能全心全力地奔向更上層的階梯？

首先——聖靈的內住；

其次——基督的內住；

第三——愛心有根有基；

第四——和衆聖徒一同明白其長濶高深，並知道基督的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  
第五——便叫 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

是否有一些膽怯或懷疑的心靈要說：「它真棒——超過言語和悟性所能形容和領會——但它不是爲我預備的。只有那些蒙揀選的人才能真的走在這樣的福氣裏」？

那麼，請讀那誇勝的結語：「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你和我，我們這些軟弱、平常的人）所求所想的。」

神豈能比這預備得更完全、更明確麼？保羅寫這封奇妙的書信時，乃是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在聖靈的大能底下寫信時，似乎用盡了每一個形容詞，要向他的讀者表明那無窮之指望的異象。他下筆始於那不可思議的豐盛的榮耀——祂的豐盛——而止於爲那靠着血氣永不能攀登之階指出一個偉大無比的指望；然後，既然找不着可以再加添上去的話，他在藉着你用禱告的心細細咀嚼玩味這段經文而在你的心思裏所能得着的一切啟示之上，他宣告說：「神能夠作！」

可是，停一會兒！在最末了有一個條件：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

什麼大力呢？它很猝然地帶我們回到第一個階梯——回到聖靈的大能大力中。

神藉着屬靈的律作工；來世之權能的門是向屬靈的人，而非向屬血氣的人開啟。你願不願意拾級而上，前進、前進——永遠在那無限的祝福中長進呢？

聖靈被差到世上，乃是爲要引領我們進入永世的奧秘裏；就是這位聖靈將神的話向我們的悟性打開，教訓我們的就是祂。

那一位 神的孩子不願迎向這整段經文在他心裏所引起的迴響呢？有些飢渴的心靈可能會問：我們如何能踏上第一個階梯——聖靈的內住呢？

當門徒求主教導他們禱告時，耶穌——這位知曉萬事的主，既知道他們在未來最大的需要，難道你會因着祂竟給他們一個堅持不懈地禱告之比喻，來論到祈求聖靈的賜予而覺得奇怪嗎？請讀路加十一章1-13節，它的結論乃是一個直接的應許：「你們雖然不好，尙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祂的人麼？」

這個結束這段比喻之應許，給門徒的問題一個確切的答覆。請記住，這在門外求餅的人，沒有放棄和停止他的懇求，直到得着餅。

當你敲這扇門時，這位你所懇求的聖靈可能要來光照你，指出你需要一個更清潔的生活，一顆更純淨的心，和一個更完全的奉獻；而你却一時不明白爲何你的祈求遲遲未得答覆。祂想住進一個清潔、降服的器皿裏；但如果你是情詞迫切地直求，神必要成全祂的工作。

但是，當我已確定得着聖靈的浸以後，下一步我該作什麼呢？

親愛的讀者，當祂進來佔有我們時，祂必會負責其餘的事。而其秘訣是在於順

服的器皿、順服的生活——當我們做着臉凝視基督的面而變得榮上加榮時，那一切屬地的慾念就要從我們身上脫落，這樣的棄絕已生命能使你穿上基督，而每天更多沈入祂裏面，一直順服在聖靈的掌管中，直到屬血氣的舊人死了，而屬靈的人剛強起來——「基督在你們裏面成了有榮耀的盼望」。許多在一個很確定的經驗中領受了聖靈的人，却在過一個順服的生活上，學得異常遲緩，但 神的賜予只能照着祂運行的我們心裏的大力；可是我要再一次說，祂是我們的教師，而對那些靈裏貧窮、意志降服之人， 神必要在這個需要上，和其他一切需要上答應他們的禱告，使他們的生命完全向祂降服。

讓我們用詩歌裏面寶貴的話來作結束（詩選197首第4節）：

願爾更加倒空平庸，更卑微隱蔽無名；

但更聖潔作 神器皿，惟基督充滿爾衷！

再無塵世遮此光榮，再無老我使朦朧，

好傳揚祂奇妙故事，充滿主因已倒空。

我所禱告的，就是盼望聖靈將這段美妙的經文向你解釋明白，正如祂為我所作的一般，且在你心裏點燃一個偉大的渴望：要走完這條十字架的道路！（完）

❖ 除非你在黑暗四圍環繞你時，仍站定脚步信靠 神，否則你將永不會認識真正的榮耀。——吳老牧師

## 從這器皿倒在那器皿

約翰·佛萊特

John W. Follette

酒必須從這器皿倒在那器皿，並且保存一段時間，於是色澤明亮、味道香醇、毫無雜質。那些渣滓和沈澱物就會澄清並濾去。

同樣地，當神的手將一個基督徒從這器皿倒在那器皿，己的渣滓也會消失，生命就變得豐富、發光、純淨，返照出靈魂的新郎的形像。

\* \* \* \* \*

「摩押自幼年以來，常享安逸，如酒在渣滓上澄清，沒有從這器皿倒在那器皿裏，也未曾被擄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氣未變。」（耶四十八：11）

在這段經文裏，我們看見神審判摩押的片斷敘述。我的目的不在於用歷史的眼光來探討摩押受審判的原因和結果，而是要藉着這段經文的一些話——其實是象徵性的話——來發掘出對我們有益的屬靈教訓。

「從這器皿倒在那器皿」這句話頗具暗示性。聖靈之所以採用這項描述，其意義遠超過我們粗淺且不經意地讀它時所以爲的。這是一個有關造酒的比喻，這裏告訴我們一種釀造清、醇且無雜質之酒的方法：酒被倒進器皿裏，並且在冷熱明暗不

同的情況裏，保存一段時間，然後又倒進另外一個器皿裏。每一次，當製酒的人小心地把這些寶貴的液體倒進另一個器皿時，渣滓和沈澱物就沈澱，而存留在原器皿裏。

這些過程不斷重覆着，直到酒完全純淨了，倒出來時彷彿明亮、光滑的水流，發出清香的味道，是特選的香味，令造酒者喜悅。如果酒一直保存在同一個器皿裏，就不會是這種情形，那些渣滓沒有與酒分離，酒味混雜着渣滓的氣味，也失去應有的色澤與價值。

這個比喻在說什麼呢？我們基督徒應當熟悉 神訓練我們的方法，立即認出其中的教訓。讓我們更仔細地來看這幅圖畫。我們可以常常從聖經提到「器皿」的經文中學到很有用的功課，聖靈藉此教導我們關於性格的建造、認識自己的軟弱、如何成爲可用的器皿、倒空和其他對我們有幫助的真理。

但這個比喻和一般的用法有很大的差別，器皿不是代表我們這個人，反而是倒來倒去的酒才代表我們。器皿和我們是完全分開的，器皿係由釀酒者單獨製造，並且單單用來使酒澄清。

但願我們都能更清楚一個事實，就是我們都在一個優秀的聖靈的學校裏，神是導師，正在訓練我們這群孩子。我們之所以得救、稱義、受聖靈的浸，並非因爲我們已長大成熟，是製作完成的產品。相反的，這些奇妙的福份之所以臨到我們，

正是因為我們還不成熟。為着達到 神的旨意與目標，聖靈留意使我們一步一步地邁向長大與成熟，其過程宛如由一個器皿換到另一個器皿。直到我們的意志降服了、靈裏老練且破碎了，我們才能成為「在渣滓上澄清的酒」。

在這裏我們看見 神成全其心願的一個方法。祂的心願是什麼呢？就是要把我們模成祂愛子的形像。

這實在是一件費力的工作。我們只需想一想我們天生是怎樣的人，而 神却定意要改變我們成為基督的樣式，我們就感到何等訝異。我們確實感到訝異，因為天然的能力無法進行如此浩大的工作，我們在它面前簡直無能為力！然後我們才覺悟，惟有我們自身以外的能力來源才能作成它，而事實正是如此。

我們是屬 神的小子。祂負責供應方法和能力來改變我們，而祂所要求於我們的，只是棄絕、甘心與破碎的素材，使祂可以作工於其中。今天我們難道不應該極樂意成為這樣的素材嗎？

現在讓我們來思想這段經文的教訓，這真理將會更清楚地表現出來；我們豈沒有察覺，在 神永不止息的對付裏，我們正從這器皿被倒進那器皿裏？那麼這些器皿究竟是指什麼呢？

我想它們代表着各種不同的試煉，和艱難之境的獨特安排、特殊的情況、無法解釋的帶領、與醫治有關的試煉、酸甜苦辣的經歷和變遷，這些都是一個奉獻給主

的基督徒在生活上常會遇見的，每個器皿並非完全相同，否則就破壞了這個比喻所要教導的事，這些器皿都不相同，幾乎沒有兩個是一樣的。讓我們想像其中一些器皿的樣子：

### 被人誤會的器皿

有一個器皿是有色玻璃作的（但並非酒的顏色），當酒倒進去時，這器皿會發出淡黃或綠或藍的色澤。這是「被人誤會的器皿」。人們立刻會憑着玻璃的顏色而斷定是酒的顏色，這瓶酒立刻被貼上標籤，註明是「顏色不對的」。於是一連串的假設隨之而起，猜測爲何酒有如此的顏色，爲什麼色澤如此好看的酒會突然蒙上一層不尋常的色調？

當然酒本身都一直意識到這樣的批評，並藉着「禱告的時間」來瀟清渣滓。酒本身要完全靜止，等一段夠長的時間使沈澱物沈澱下去，附着於器皿的底部和邊緣。有很多人却不斷地搖動這酒，嚐試去解釋酒真的沒有問題，只不過是瓶子的顏色引起誤會，結果反而把事情耽擱了，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澄清這酒。其實當酒安靜在器皿裏時，很快就會澄清了。當酒澄清了，釀造者就小心地把它提起，倒進另一個器皿裏。

留在原器皿的是什麼呢？讚美神，是一些「自我辯護」的渣滓，和一些已生命的碎片。



### 衆目睽睽的器皿

當酒被倒出去時，它看見一個新器皿，是一個大大的、圓圓的、敞開的容器——灰灰的、醜醜的。一開始它也許會有一點退縮，因為這個器皿那麼奇特，那麼不吸引人，又和以前被倒進去的器皿那麼不同。它是如此的淺而敞開，當酒被倒進去時，無法循着合適的路線下流，只好奔流而四散，充滿了整個敞開的器皿。這是一衆目睽睽的器皿」。

有時候，神也將我們倒在這樣的器皿（環境）裏——在衆人面前叫我們降卑，且顯出懦弱的樣子。酒沒有辦法凝聚自己成爲另一個形狀，它必須佈散在整個扁平的容器中，赤露敞開地任人批評和評論。批判的眼光，這副狼狽的樣子，和對這「被廢棄的」——（這正是衆人對他的看法）所評的分數，却合力成就了一個奇蹟——酒變得安靜、順服和安息。然後它再被倒進另一個容器裏。

這時，附留在這醜而灰的器皿壁上的，乃是那些驕傲和自我保留的渣滓，而酒却顯出了更豐富的色調了。

### 長而黑之試煉的器皿

下一個器皿是用黏土作成的，它不透明，不能反射光，它是個高高的容器，帶着狹長的頸子，但不管它的形狀如何，酒終究被倒了進去。如往常一般，它沒有那麼容易澄清（由於裏面的黑暗），它不太敢面對它屬於那裏的事實。但最後它順服

了，安安靜靜地充滿在容器中，它待在那裏幾個小時、幾天、甚至幾個月，他只能單單地相信 神，除了 神以外，沒有別的亮光和喜樂。沒有任何反應，於是酒回想以前它所得着的光，並且單單盼望光能再度照耀。這是個「長而黑之試煉的器皿」，神也是這樣容許我們成爲孤單，除了祂，沒有別人了解我們，好在陰暗和漆黑中試驗我們。

但是，看！它在酒身上行了奇事，當酒再被倒出時，閃耀着「信心經過試驗」的光輝！而煩燥、懷疑和不信的渣滓則被濾出來了。

### 奇怪帶領的器皿

事情並未停在這裏，酒又被倒進一個新的器皿裏，這個器皿的大小和形式都很獨特，形狀極其怪異——充滿了凸出、凹入、稜角、小角、稜線，酒很難地尋找路徑進入每一個偏僻的角落。當人觀看時，他們立刻斷定酒是在一個錯誤的器皿中，它從未「蒙召」去進入那種容器裏，時間、金錢、和精力都被耗費了，所以酒所得到的引導一定整個兒錯了。這是「奇怪帶領的器皿」。

親愛的朋友，讓我告訴你，神的道路非同我們的道路，祂不會以私人秘書的身份從天上下來，向衆人解釋祂在祂兒女身上一切的帶領。當 神帶領一個人從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而又不能滿足肉體的「好奇心」和「要求合理」的慾望時，這樣的帶領對肉體來說，委實是個死！我相信酒本身，就着天然來說，並沒有興趣去

那些凹凸偏僻的角落，可是它既被倒進去，就不得不往前「奔流」而充滿整個器皿了。我很高興我們不須要知道神做每一件事都是爲了什麼，我們也不須要向別人解釋，爲何有時祂那樣帶領我們。

一旦酒再度澄清了，功課學會了，製作者溫柔的手就再度舉起它來，倒了出去，這時它因着肉體被治服、因着順從，何等的閃閃發亮！而留在背後的乃是不信靠與害怕的渣滓。

### 別人的錯的器皿

我們無法費時間去提到那許許多多不同性質的器皿，可是另有一個非常與衆不同的器皿——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包含在它的成份裏；它一點不是酒喜歡選擇的，甚至從來沒有人會去查究它是如何形成的，它乃是表示一個很複雜的情況，我們被強行推入這樣的環境，可是實在一點不是我們的錯去造成這樣的環境。這是一個「別人的錯的器皿」。

那是個尷尬的地方，別人不盡責或健忘，或有人沒有破碎也不順服，或有人拒絕他應該作的，在我們察覺這樣的窘境之前，我們已非自願地被捲進去了。我們常常願意在我們錯了，或有一點錯時，被神試煉，可是一旦我們被捲入一個窘境，却是與我們無關，也不該怪我們時，那是一個（對肉體來說）真正的死。

可是請聽！是誰造作這器皿的？神並不因試煉或裝扮過的試煉而責怪你，酒

的責任只是「順從」，被倒進去，且充滿之。我們不須耗費太多時間告訴主關於這器皿的大小、形狀、顏色和品質，是祂製作了這器皿，我們最好柔順地流進去。

我們所提及的器皿和其中的教訓已經夠多了，現在讓我們看看這真理的另一面，那些被倒進倒出的酒有那些可能的表現呢？藉着思考我自己的經驗，並觀察別人經過試驗時的情形，我發現我們可能有兩種方式面對試驗：

一、帶着一個未破碎的靈被倒進倒出

首先，我們可能被倒來倒去，却帶着一個未破碎的靈，雖然意志也降服，倒的工作也繼續着，但人却仍然剛硬，靈也未破碎，所以「倒」的目的失敗了。人保留他老自己的形狀，雖降服却非甘心情願，所以渣滓無法沈澱。他真的降服於神，「寧可死，也要遵行祂的旨意」，甚至他會真的為遵行祂的旨意而死，却仍可能因着沒有一個「破碎的靈」而完全失敗了。

你會否試過將一盤濃牛奶倒進一個較小的器皿裏？你知道它的困難和結果，為何有那種結果呢？因為牛奶太濃了，它沒有「破碎」！

耶利米書那段經文告訴我們，因着酒沒有從這器皿倒在那器皿，所以「酒在渣滓上澄清」——這是一個希伯來字，意思是「變濃」或「凝結」。真是這樣！有些人太「濃」了，所以他們就凝結了。

所以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我被倒了沒？」不！我們都被倒了，而且倒乾淨了。

現在的問題乃是：「我破碎了沒？」一個人可以前後被倒進一百個器皿裏，却仍未學到教訓，也沒有「破碎」。

你豈不會在試煉中順服了？神，也度過了試煉，靈裏却有點「賭氣」？藉着神的話，我們的理智被說服，況且過去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在試煉中，最好、最安。全的態度就是順服，且度過它，於是我們意志降服地（其實早在我們奉獻給主時就是如此了）度過了試煉。

但是，呀！我們乃是「忍受着」度過試驗，且一直地說（幾乎是精疲力竭地）：「是的，主，我度過了，但若祢能叫它更輕鬆些就好了……」你是否已看見，我們甚至可以為遵行主旨而走上火刑柱，却仍未破碎？很多人「忍受着」被倒來倒去，至終却仍未學得教訓！

哦，讓我們在靈裏破碎，所以當我們被倒時，更少掙扎、痛苦、和苦惱，因為靠着主的恩典，我們已經破碎了，而且立刻心甘情願地充滿了器皿。

## 二、美麗而破碎了的靈

第二種情形乃是不但意志降服，心靈也破碎了，這樣是何等討神喜歡。當我們的靈破碎了，我們就不再那麼「濃」；我們天然的靈退讓一邊，我們變得柔順，而且輕鬆地奔入器皿最紛雜討厭的部份。這時我們才真能說：「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2）和「我的神阿，我樂意照祢的旨意行。」（詩

四十：8）等等。

現在我們要提到一點這樣倒來倒去的原因。當然 神將我們推入這些試煉之境並非要嘲弄我們。我們既然已奉獻給主，我們的生命就不再是自己的，我們不能照自己所要的命令它，或逃避被倒來倒去。這一切的背後乃是 神自己在掌管着，祂在操練我們，祂讓我們被倒來倒去，乃是要造作一個破碎而降服的靈。

現在讓我們來注意這個區別：一個降服的意志是一回事，一個破碎的靈又是另一回事。意志的降服乃是一個獻給主之基督徒基本的、第一優先的條件，是 神能作工的根基；事實上，意志的降服乃是給 神機會來倒空我們。

當我們向 神的旨意說：「是！」而且降服時，祂就開始倒我們，祂必須這樣，才能在我們裏面造作成一個降服、破碎的靈。

祂倒出我們的第二個原因，是要保守我們不致於與渣滓混雜在一起。在人的生命裏有個強烈的傾向，盼望能輕鬆些，我們不喜歡被打攪，不喜歡作與四十年來我們已習慣之方式不同的事，我們甚至害怕讓別人插手在我們的工作上，「最少阻力的道路乃是車輪的軌跡。」所以如果我們從來不曾從這經驗被倒在那經驗，酒會腐敗，帶着渣滓的氣味。

如果 神將你從一個你多日、數月，或甚至多年蒙福的器皿（環境）中倒出來，你不要覺得奇怪。也許你已漸漸在渣滓上澄清，而既然祂要求祂的酒是精選的，

當然必須再略略精煉你一番。

另一個原因是祂要藉此開廣我們的心，使我們能同情別人，彼此體恤，那些從未經歷許多困難的人，常常不是一個特別會幫助別人的人；但那些經歷了許多許多試煉，經歷了死亡、絕望、驚嚇、和一些悲劇，且學得教訓的人——他們爲了能成爲有用的僕人，理智和感覺都已受過操練——這樣的人配幫助人！

他能體會患難中者的需要，且爲他們禱告；他們能與那些在試煉的壓力下，靈裏有說不出來的苦悶之人，有美好交通，安慰他們；他能越過肉體的軟弱，既知自己也不過是塵土，就用偉大的信心去相信 神能彰顯祂的得勝與能力在別人身上。不要懼怕這些試煉的過程，我已看見其中所蘊含的豐富。我們都期待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最好的裝備就是心靈破碎了，而成爲清澈、閃亮的酒，味醇且新鮮。

**正如那位爲我們破碎了的基督**

讓我們再次問：爲何靈要破碎？哦，朋友們，一旦我們看見那位可頌之靈魂的新郎時，我們就不須問了！在祂裏面，我們不但看見一個降服的意志，而且，喔！一個破碎的心和靈！祂降卑自己，成爲軟弱、破碎，直到生命傾倒了！經上說：「祂因軟弱被釘在十字架上。」（林後十三：4）這位本是那大能的神——這是何等的破碎！

這正是我們靈魂之新郎的特徵，我們是否渴望與祂聯結？倘若我們期待與祂聯

合，我們的靈必須破碎，因為我們的新郎自己也是存心順服，且靈裏破碎了。你肯更多看見祂試驗我們的目的？祂正比以前更多地鬆動祂百姓在地上之帳幕的椽子，因着降服與破碎，得以預備好被提。

我不要被束縛在地上，而「在渣滓上澄清」，你呢？如果你也不要如此，那麼讓我們快快降服，並學會我們的功課。祂來的日子極近，但祂無法改變那些沒有破碎的靈；我們必須降服！

讓我們以保羅為例來說明這件事。像他這位 神特選的器皿，當然對於這種長進的方法有些認識，我相信他悔改時， 神在一瞬間作成了一個大工，那是在許多基督徒身上要花好些年日才能成功的。我想那時保羅的意志已經降服了，他豈不是禱告說：「主啊，我當作什麼？」（徒廿二：10）

雖然保羅的意志已向 神的旨意降服，且立刻走在 神的旨意中，但在他裏面仍存在着一個剛強、天然的靈（並不一定是邪惡的或非常悖逆的），這樣的靈不可能在眨眼間就化成一個柔軟、破碎、安靜的靈。我們發現保羅一次又一次地被倒進、倒出、倒進，這是爲了叫他的意志降服麼？斷乎不是！他被從這器皿倒到那器皿，倒來倒去，正是因爲他已有一個降服的意志。

但所有這些奇怪、被試驗的經歷，却叫他天然的靈漸漸衰微——破碎且融化，直到他晚年的時候，我們在保羅身上看見一個破碎、柔軟的靈，叫他能在秘密的、屬



天的喜樂中，傾倒自己的生命，請看林後十一：23 ~ 29：

「他們是基督的僕人麼？（我說句狂話）我更是！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受鞭打是過重的，冒死是屢次有的；」

「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着船壞三次，一晝一夜在深海裏；」

「又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城裏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

「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

「除了這外面的事，還有爲衆教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焦急呢？」

這豈不正是從這器皿倒到那器皿的一幅真實圖畫麼？再請看腓四：11：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因着聖經翻譯成「知足」這個字，我們可能會猜想保羅是變得不在乎那個環境，他盡力使自己覺得知足，甘願讓環境勝過他。但那不是這段經文的教訓！正確的翻譯是：「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不受它的左右！」你看！這是何等的差異！

他沒有容讓那些環境或試煉勝過他，相反的，他成爲主人，且不受它們的左右，甚至叫它們爲他效勞。所以不論何時有試煉的稜角或偏僻的角落起來折磨他、攪擾他，他就融化，奔入每一部份，並使之安靜。他不再受器皿（環境）的左右，因他已認清酒比那些土製的容器具更大價值。他能令環境爲他效勞，來瀘出他老我中的渣滓。

最後我們來思想我們如何更多在恩典中被傾倒，和如何破碎來成爲合用的酒：  
在凡事上看見神

我想首先我們要看見神，祂是器皿的製作者，是祂在倒我們，而我們乃是祂的酒。

看見這事會除去許多難處。主可以使用仇敵或外邦人來作試煉的工具，但終必成全祂的旨意。祂是首先的，我們是祂的酒，且是特選的酒，祂既然爲得着我們而犧牲性命，所以祂也必盡所能地精煉我們，而我們的舊造和己生命的渣滓要被棄置。  
 「如同那無價值之物，

我老舊的己和道路——

我全已棄諸背後；

如今標竿遙遙在望，

越過地上漫漫時日——

我尋找天上家鄉。」

然後，所賜給我們，來替代我們那老舊、濃濁、不降服之天然的靈的那位聖靈，我們必須倚靠祂；一旦我們降服且靈裏破碎了，聖靈就要成爲我們一切的需要，「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結卅六：27）

有一天，最後的器皿要被充滿，最後的傾倒也完成了，但願祂的心得着滿足，因爲在我們裏面，祂找到特選的酒，清醇、閃亮、精煉過的——我們得以被模成祂愛子的形像，且榮上加榮——都因靠着祂的恩典，我們曾多次從這器皿被倒在那器皿裏。

（完）

◆◆◆  
◆◆◆ 神能用一個小人物 ◆◆◆  
◆◆◆

一百多年前的一个下雪的主日早晨，约有十五个人冒着风雪聚集在英國某處的小教會中。牧師因路被堵塞而不能來，會衆中有一位「貧窮而瘦削的弟兄」應大家的要求而上台講道。當時坐在教堂後座的是一個十五歲的男孩，名叫司布真，講員的話打動了他的心，就在那天接受主。四十二年後，司布真被主接去，但在未死之前已經有幾百萬人聽過他講道，數十萬人接受耶穌基督。每一個服事主的人都應該牢記此故事。——選

# 蒙受五旬祝福的七十年<sup>Ⓐ</sup>

愛麗絲·雷諾·弗勞爾  
Alice Reynolds Flower

一九七五年七月，弗勞爾太太在紐約布蘭特湖的營地（Pilgrim Camp）時，有人請她述說她受聖靈的浸的詳細情形，她有點勉強地答應了；但她的見證使所有在場的人都大得造就，因為那不僅是一個見證，它也實際地教導了好些相關的題目。以下這篇文章的主要部份乃取自那次談話，因此它保留了許多生動的談話方式——這是一則價值無以估量的有關聖靈大澆灌的記載！

\*\*\*

\*\*\*

\*\*\*

\*\*\*

復活節對我而言永遠是特別神聖的節期。當春天帶着它新鮮活潑的生命和自然的可愛來到時，我的心就歡喜跳動；然而當我回想到神所給我的大好處時，在我的深處就湧出一陣更神聖的喜樂與興奮。七十年前的春天，在一個美麗的復活節，可稱頌的保惠師來住在我心。來住在我心！啊，是的！那就是我魂爲何以祂爲樂的原因了。得進入內室與祂有親密的相交，乃是我們生命中惟一稱得上有價值的一件事！在我讓你們清楚看見神如何引領我進入這種相交之前，我想先讀一段聖經，申命記六章6-9節：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

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也要繫在手上爲記號，戴在額上爲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

我一閉上眼睛，幾乎還可以聽到我母親讀這些話，因爲在神那麼奇妙地醫治她之後，如果有那一處聖經是她特別強調的，就是這一處了。她曾在瞬間得了醫治：當一位心地單純的貴格會牧師——他已從雅各書所記載奇妙事實中得了啟示，知道可以爲病人按手禱告，病就會好——爲她禱告時，三個腫瘤立刻消失了（這在約一百年前的當時，是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母親幾乎是從死裏被救活的，從此，見證在我家就持續不懈了。（我生在這件事之後。）

在她得醫治時，神給她一句強有力的話：「妳回家去，到妳的親屬那裏，將主爲妳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樣憐憫妳，都告訴他們！」（參馬可五：19）如果曾有過忠心的見證人，那就是我母親了。我父親是印地安那波利斯一間很大的循理會董事會裏正式的一員，母親則在那兒司琴。當她病好了，走入那間教會時，有一半的人不能相信那個事實，但另一半人却信了。這事在教會裏所造成的情況是那麼嚴重，以至於有一天牧師來訪，說：「雷諾太太，妳不可在教會的『小聚會』裏再作見證，它快使教會分裂成兩派了。」（那些日子在循理會裏有一種「小聚會」，是一段很棒的時間，在大崇拜後，教會裏比較屬靈的人聚在一個房間裏，作見證、禱告，那是一段使人火熱的時間。）母親回答說：「我不能去了教會，却不爲

主作見證。」於是她安靜地離開那個教會了。

她有一匹小馬和一輛四輪馬車，於是她回到印地安那波利斯，越過鐵道而回到那一個有一些工廠的地方——那是一個非常窮困的地區。她拜訪一些人，與他們有些小小的、安靜的禱告聚會，她也去到我們的一些有能力濟助人的親戚那裏，拿衣服帶到那個貧困的地區。

她安安靜靜地作神交給她的工作，直到一、兩年後，循理會來了另一位牧師，他來看她，說：「雷諾太太，我已清楚地聽過整個情形，我希望妳能回到教會，而且作妳的見證，我會支持妳的。」於是，母親又回到教會，她並沒有像一些人那樣會生氣地說：「噢！我再也回不到那裏去！」不，她將自己很柔順地放在主手中。

母親繼續參加那個「小聚會」，那時她常把我帶在身邊，因為我是她的小女兒。她常會爲了主醫治了她而站起來讚美主，而幾乎每次是以詩篇裏的一節作開始：「我的心哪，你要稱頌主！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祂的聖名！」（詩一〇三：1）然後是：「我讚美主！」接着她就會不能自己地哭起來。我從來沒有見過母親得祝福而不哭的。

有一些祝福會叫你哭，我想我們今天需要更多這類的祝福。哭會使我們的心在神面前融化，而把頑梗與硬心拿走。也許我們很會歡呼，但有時候我們裏面應該有

個破碎的心，而在神面前融化。

母親這樣哭，令我覺得很煩，我想：「爲什麼她不能像其他人那樣說話呢？」但是神知道。即使是在哭的時候，她的心仍湧出讚美。聚會完，常會有一位叫古柏的弟兄走過來，他留着長長的白鬍子，是位聖潔的老人，就像循理會裏面約翰·衛斯理那一類的人，他過來說：「噢，雷諾姐妹，謝謝妳作那麼好的見證，它使我的心火熱。」

其實她說的話並不多，如果有神的恩典從我們身上流出去，即使不說什麼話，仍然可能表達了相當的豐富，你知道這個嗎？

在神醫好母親的同時，也賜給了她一樣東西——作見證的託付！這是我必須在此強調的：神醫治我們並不單是爲挪去我們的痛苦，使我們舒服；祂醫治我們乃爲祂自己的榮耀。我認爲當我們爲病人禱告時，需要把這件事講得更清楚——神醫好我們，爲要叫我們成爲祂的見證人。你可以去讀使徒行傳，找到那些提及有人得了醫治的經文，看看他們如何作見證，將榮耀全歸給耶穌和祂的聖名。

因此，我母親堅信她必須活在這真理的亮光中——神的恩賜不但關乎靈性，也關乎身體。父親是個殷實的商人，他很寵她；然而，他和其他的親戚——當中有兩位是律師，一位是法官——固然認爲她得醫治是件奇妙的事，但對於她變得如此敬虔，却總是無法了解。他們會這麼說：「愛麗絲，妳得醫治是件奇妙的事，可是，妳下

午不再去聽戲，也不參加宴會和其他社交了嗎？」就道德言，他們當中有的人相當不錯，但就敬畏 神來說，却談不上了。母親總會溫柔地回答：「我很抱歉，但我必須對那位使我從死裏復活的 神忠誠。」

不論你的見證是什麼，都要忠心傳講。如果你還年輕，也剛開始跟隨主，且神已爲你成就了一些真實的事，你就當忠心地作見證。主祝福我的母親，是因爲她即使遇見反對，仍然忠心。當父親不能了解時，她保持靜默，安靜地活出生命來，而由 神來對付他，且至終拯救了他。然而在父親未得救前，母親已開始帶領家庭禮拜了。

我相信在這裏沒有一個家不舉行家庭禮拜的，如果你是個基督徒，却不舉行家庭禮拜，那是羞恥的事。摩西在 神的指示下所寫的就是這個，除家庭禮拜外，你如何把 神的話寫在門框上和門楣上呢？除此以外，你如何用 神的話來充滿整個家庭的氣氛呢？除非非常在家裏研讀祂的話並禱告，你如何認識真活 神的大能和使人復甦的靈呢？也許你會說：「哦，如果我丈夫願意，我會這麼做的。」我母親却在她的丈夫不願意的時候開始的。

每天早晨，父親上他的馬車到市區去（那時候每個人都有一輛四輪馬車），他駕着馬車到印地安那波利斯市中心去，他的辦公室在那裏。他離開家後，母親就聚集兩個雙胞胎女兒（那時我尚未出世），和在廚房幫忙的一位婦人，一起讀 神的



話，並禱告。

有一天，神使父親折服了，那天他照常上了馬車，往市區去，但就在半路上，神對付了他，他也悔改了，於是他轉回頭，正當大家在禱告和談論時，他回到家，很謙卑地說（他本是個驕傲的人）：「我回來參加家庭禮拜。」

忠誠而且站住立場是值得的，但態度要溫柔，母親從不數點父親，也不因他不參加家庭禮拜而責怪他，他自己知道他一離開家就會發生什麼事——家庭禮拜開始進行。

到我也參加時，父親總是拿着聖經，帶領禮拜。在此我要鼓勵你，如果你有一個不同心、神的話也不被看重的家庭，神會給你恩典和智慧，而能有個開始，而且會祝福你。

你現在可以看出我最早的記憶是什麼，我是那麼充滿愛地回想我的母親。她是個多多禱告的人，她非常文雅、柔和，然而她的忠心却如鋼鐵一般。有一天她對我說：「愛麗絲，如果神不把像槍的通條一般剛直的東西插在我的脊背裏，我就會向親戚們的批評、懇求和所有的建議屈服了；然而主已把我本來沒有的東西放在我裏面，以致我只是溫溫和和地站起來，說：『我是在跟隨主。』」

每一個到家裏來的人，都跟我們一起禱告。有一次，我一個堂姐要帶一個男孩子來家裏，她就說：「……可是，愛麗絲嬌嬌，您作什麼都好，就是不要禱告，不

要禱告！」母親說：「我不能答應妳什麼。」常有一些她從未見過的人來，因為當時在印地安那州，一個病得醫治的人乃是個不可思議的人，他們來只是要看看她。她會請他們進來，作點小見證，然後說：「在你離開這兒以前，讓我們一起來禱告！」那就是神祝福她的方法。

我再說一遍——我可能用更強的語氣來強調了——神曉得當祂醫治我們時，祂就將得着一個好的見證人。祂不僅要從母親的一生得着見證，而且要從後來去中國傳道的她那兩個雙胞胎女兒身上得着見證，最後祂也在我這個不配的人身上得到見證；也就是說，家裏的所有（三個女孩）都成了神的見證——我們三姐妹都已將生命獻給神了。哈利路亞！我們當然是將這一切歸功於神臨到我母親身上的恩典。不管發生什麼事，除了禱告之外，我從不知道別的，如果我的手指頭灼傷了，我會直接去找母親禱告。也許這聽起來很天真，但有一次我們在叔叔家吃大餐，飯後，他們剩下一些冰淇淋，年紀較大的堂姊妹們說：「我們給愛麗絲吃一點。」我的姊姊却說：「噢，她最好不要再吃，否則她會生病的。」那時我說：「妳們給我冰淇淋吃，然後我會跑去請媽媽爲我禱告。」可見我對母親有能力應付一切需要的信心是何等單純！（我並不記得這事，是後來大姊告訴我的。）（下期續）

❖那些不斷與祂相交，常常與祂同行、披戴着天上榮光的人，是已經進入安息了：他們實在享有着安息的經驗。——翟師母

本 堂 訊 息

二三月1日(主日)晚，靈糧堂牧師周神助弟兄在溝子口教堂證道。

二三月7日(週六)下午3:30本堂青年高純正弟兄在溝子口教堂結婚。願主賜福這對新人。

三三月16日林教士自美返國。三月19日(週四)晚聚完會，特於主日學教室舉辦歡迎她的茶會。

四三月28日(週六)下午至三月30日(週一)，在中華福音神學院六樓，有青年特別追求聚會。樂教士、貝教士及一些本堂青年同工前往服事。來自全省各地衆多渴慕主青年，盡心追求，火熱要主，聖靈強烈動工，傾倒主豐盛榮耀於會中，預備人爲祂的國度。

五三月31日樂、貝二教士搭機赴菲，服事在碧瑤的特別聚會。

六四月6日(週一)，教會全體弟兄姐妹分乘五部遊覽車至金山、野柳郊遊，主賜涼爽、舒適的天氣，極豐富地與我們同在，大家愉快地享受美麗的大自然，盡興歡暢而歸。

七四月8日樂教士返台，貝教士繼續前往宿務，服事青年夏令營。

八四月14、18日舉行紀念主受難全週追求、禱告主的聚會。

九四月19日(復活主日)晚，溝子口教堂舉行浸禮，受浸歸入主名下者計：  
弟兄：劉中興、李照普、王立華、王懷祥、梁峻源、劉天亮、廖秀逸、高純正、李文良、  
潘吉祥、魯思翁、蔡清輝。

姐妹：曹呂鶴雲、古華、張秀理、啞吧女、李寶鳳、陳屏如、李先先、李瓊、陳秀月、  
曾碧珠、吳美嬌、范姜春琴、郭素汝、陳美玲、高淑芬、江瑾瑜、鄭淑惠、黃伯倫、  
鄺美華、周樂玲、林玉裕、曾美玉、鄧素美、林瑞珍、林素琴、陳家玲、葉冬花、  
范文瑋、張黎月。

# 歡 迎 參 加

## 基督教溝子口錫安堂聚會

兒童主日學	每主日上午九時
主日崇拜	每主日晚七時半
青年禱告會	每禮拜一晚七時半
年長禱告會	每禮拜二晚七時半
姊妹家庭聚會	每禮拜三下午三時
靈修會	每禮拜四上午九時三刻
靈修會	每禮拜四晚七時半
靈修會	每禮拜六上午九時三刻
弟兄會	每月最後之禮拜六下午三時
青少年聚會	每禮拜六晚七時半
兒童野外佈道	每禮拜六下午四時
地址：	臺北市木柵路一段231巷34號
乘車：	251，藍253（往溝子口方向者）；指南 2；欣欣北碇線至溝子口或考試院 站下車，71、76路至懷恩隧道站下 車。

## 基督教公館錫安堂聚會

主日崇拜	每主日上午九時半
兒童、少年主日學	每主日下午二時三刻
靈修會	每禮拜二上午九時半
靈修會	每禮拜三晚七時半
地址：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81巷12號
乘車：	10，30，60，207，208，236，251，252，253，254；2—中；指南1，2，5；欣欣北碇線至公館下車。
各處聚會地址如下：	
1. 永和	永和市大新街45巷3號
2. 萬華	臺北市大理街159巷3弄4號2樓
3. 寶橋	臺北市木柵一壽街66巷8號
4. 深坑	臺北縣深坑鄉深坑仔21號
5. 萬順	臺北縣深坑鄉萬順寮金谷4巷11號
6. 平溪	臺北縣平溪鄉公園街12號
7. 石碇	臺北縣石碇鄉東街63號
8. 羅東	宜蘭市和睦路6巷16號 縣冬山鄉廣安路129號（羅東近郊）
9. 新竹	新竹市博愛街49—6號4C (交通大學正門口隔壁)
10. 臺中	臺中市健行路684巷11弄8號。電話：329392 (健行國小旁巷入)
11. 高雄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通化街41號
12. 馬公	澎湖縣馬公鎮光復路279號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當如  
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來書：25  
此。」